



白羊坪的最后一批“挑粮人”

□ 牟方根

农业集体时代的挑粮，大致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止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前。在这段历史时期，由于交通业不发达，农村的粮食运输主要依靠人力挑运，特别是在四川省原万县地区（现重庆市万州区），这种景象尤为壮观。挑粮人一队队、一群群地挑着粮食，伴随着扁担一闪一闪的咯吱声，以及走路一前一进的“嘿咻”声，成为了乡间小道、弯弯山道上的一道特别风景线。

我父亲，就是万州白羊坪的最后一批挑粮人。白羊坪，今万州区白羊镇人民政府所在地，因其境内有清代一石刻“白羊坪”三字而得名。白羊坪地如其名，群山包围中，有很大一片平地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水资源丰富，盛产粮食。父亲等白羊坪最后一批挑粮人挑粮主要挑去的地点，是杨家背码头。杨家背码头，在陆路交通相对滞后的过去，曾为万州长江南岸重要的水码头之一，位于今天的陈家坝街道向坪社区2组。

对于挑粮的情形，父亲记忆犹新：农业生产队时代，秋收后、冬闲时，他和一帮挑粮人就会从原白羊区公所粮库，马不停蹄地将白羊坪的余粮，挑到杨家背码头交国家统购粮，以缓解缺粮、少粮和无粮地区产能的不足。白羊坪至杨家背码头这条挑粮线路，路程40余公里，行程大约需要两天。父亲说，通常情况下，白羊坪挑粮人的第一天，刚好天黑，便会在万州区原凉水乡（现长岭镇）的一座小山包上宿一晚。这座小山包，原先人迹罕至，除了几棵孤零零的桉树，便是漫山遍野的杂草。本地不少村民在此搭建了些板壁房或石砖屋，开小店，就跟今天的小旅馆差不多，供挑粮人歇息住宿。为了方便歇息住宿和来来往往的挑粮人，许多店家还提供免费茶水服务。“茶店子”之名由此被喊响；现在的万州区长岭镇茶店村，也因此而得名。

当时，从白羊坪挑粮到杨家背码头，力资1元左右。在“茶店子”住宿一晚，住宿费约0.2元。挑粮人一路上的生活，则依靠随身自带的粮食，在路途上的农户家或在“茶店子”里搭伙。农户、店子的主人或伙计是淳朴善良的，往往不需要支付搭伙费，饭后挑粮人会分给他们一

碗表示感谢。一趟挑粮往返，大概能挣8角钱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曾跟随父亲，从白羊坪出发，沿着他当年走过的挑粮路，去杨家背码头，忆苦思甜。沿途所见，漫山遍野，小路狭窄得像根羊肠，弯弯曲曲地盘旋在半山腰上，两边都是悬崖峭壁。如果一不留神，脚下一滑，就会跌入万丈沟谷……我不由赞叹，父亲等老一辈挑粮人身上，体现出的坚毅、勇敢、无所畏惧、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的精神。在“茶店子”，我看见：小山包上，地势相对平坦，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从中间穿过，两边的木板壁屋和石砖瓦房一间接一间，将近20家。父亲指着那间四周由大圆木搭成、墙壁用木板镶嵌、屋顶盖着小青瓦的房屋，介绍这就是他过去经常“光临”的店子。我还注意到，由于店主已经搬走，这家店子的墙壁，已经被藤蔓攀缘。在店子一隅，我才发现一家店子里，尚住着两位老人……

2024年6月初，时隔20多年后，我再次造访“茶店子”，店子的人家已经全部搬离，人去店空，年久失修，逐渐变得破旧。

曾经的挑粮队伍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万州白羊坪的最后一批挑粮人，随着现代交通的突飞猛进，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，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他们，不仅是反映新时代发展进步、映照社会历史变迁的一段“缩影”，而且是开展负重前行、爬坡上坎、敢于担当、不负重托“挑粮精神”教育的一本好“教材”！正所谓——

嘿咻嘿咻声声喊，白羊坪来挑粮汉。

一根扁担软溜溜，百斤粮食负在肩。

不畏路途多遥远，腰杆挺直勇向前。

茶店子上宿一晚，又把前程疾步赶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

白羊坪最后一批挑粮人曾经栖息的“茶店子” 熊道森 摄

高冠岌岌登金佛

□ 余道勇

金佛山因其山势高耸，古人称之为“冠岌”。今年6月22日，是金佛山获批世界自然遗产十周年，我决定参加金佛山登山赛以示纪念，重温登顶金佛山之苦乐。

从西坡大门到金佛山金龟朝阳观景平台，赛道全长约10公里，海拔上升一千四百米，常人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爬完。如果按二十厘米一级台阶来算，相当于要爬七千多级台阶。泰山十八盘才不到两千级台阶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而且山路弯弯，登顶之路需要翻越多个垭口，有上有下，有缓有陡，那不是十八盘能够比拟的。

挑战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。9点30分，我背起行囊，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。先是两公里的平路，然后到达碧潭幽谷，再沿着步道向峡谷里面挺进。满眼皆绿，在这盛夏季节，似乎找不到一丝暑气。队伍排成一字长蛇阵，缓缓向峡谷内移动，然后逐渐拉开距离。我加快了速度，试图在五小时内完成赛程。

碧潭幽谷内，流水汨汨，随着海拔的提升，溪流成潭、成瀑，乱石成堆，又形成急流漩涡。两边山体壁立千仞，虽然是绝壁，但植被却相当丰富，山体及溪流两岸全被植物覆盖。山上的猴子也许是被这个阵势吓着了，都躲在树林里面看着热闹。要是平时，那些猴儿们早就蹲在路边等待游客的施舍了。

约一百来分钟，到达索道下站霜叶桥。这个成绩，对我来说相当不错。现在的海拔一千一百多米，从起点到此，海拔只提升了四百米，而剩下的路程，还需要提升九百米海拔高度，至少还需要三个小时才能登顶。

一路上，看不尽的瀑布，登不完的梯步，望不到头的山路，既让我心存畏缩，又吸引着我一往无前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继续前行。

过了霜叶桥，步道呈“之”字形弯曲，宛若游龙。恰逢雨霁，金佛山断崖上飞瀑如练，飘逸洒脱，有的一览无余，有的却隐藏在山林之间。瀑流声和喘息声，以及人们呼喊的回声夹杂在一起，一路充满生机活力。

转几个弯，台阶忽然变得宽广起来，一条笔直的、宽约四五米的步道呈现眼前，就像是城市广场，又像是一道山门。这里叫空门，有九九八十一级台阶，象征八十一道磨难。也许迈过此门，从此人生平步青云，一帆风顺。空门之后，风景更美，路途更险，还有更多的磨难在等着苦行的人们。其间断石飞峰，十步九折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越过空门，再蛇行拾级而上，忽然又有一道绝壁挡住去路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们必须钻到岩缝里去，才可以翻越这道绝壁。与刚才的空门形成极大的反差，壁缝间只容一人通过。壁顶的水珠不时滴落在身上，与汗水交织，给人一个透心的凉快。

越过崖缝，已过崖之半。转过一道弯，回首看到刚刚走过的那道崖缝，两壁顶部岩石像两张相对的脸颊，慢慢地互相接近对方的嘴唇，试图去亲吻对方。如此亿万斯年的对望，却从没有亲近和接触到对方的肌肤。这一吻亿万斯年，情何以堪？也许，他们相爱到最后一刻，却发现红尘已远，各自早已成佛，只能把深深的眷恋化成为永恒的对视和无限的接近。

穿越一片原始森林，一路上水流不断。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长，山中的凉气，穿透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，弥漫在空中。

金佛山的生灵是如此丰富多彩，森林里古树参天，而树身上又沾满了地衣和苔藓、野菌等，它们彼此共生，生机勃勃。

到达漆心桥处，一条悬瀑在绝壁上飞流直下，似乎要荡涤人们身心的污垢。再往上打望，那似乎爬不完的步道，让人感如登天之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有些坡度达五六十度，梯步高度三十多厘米，只能手脚并用往上攀越。步子已变得十分沉重，往上挪动一步都需要极大的力气。

往往运动到了极限，需要靠精神的力量。从漆心桥开始，坡更陡更险了。想起王阳明的心学来了，他说一切都是心的力量。这虽然唯心，但很管用。此时，体力消耗殆尽，脚上力量明显不足，只有心的力量支撑着躯体前行。低头也是一种智慧啊，我不再仰望头顶上的台阶还有多远，只低下头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，这才是前行的最大动力。在人生漫长的跋涉中，必须学会低头，才能够获得前进的力量。我们的脚步须与心保持一致，身与心在一起，就永远也不会累。

这样想着，不知跨越了多少级台阶，到达悟道亭。原来人们需要经过艰辛跋涉，才能够得以悟道，所以人们在这里建了这个悟道亭。身心合一，不是一种道吗？悟道亭，真是恰到好处。

过了悟道亭，离终点就越来越近了。我与同行者一鼓作气，登上了观景台。这里海拔二千一百米，雾气弥漫，轻雾来回穿梭，松鼠和山雀在树林里向游人做着怪脸。我停止计时，时针指向下午两点。四个多小时的攀越，刷新了自己的成绩。

因大雾，人们无法领略金龟朝阳的风采和一览众山小的快意。观景台上的游客，有的是坐索道上来的，有的是与我一样从赛道上攀登上来的。虽然我们在飘荡的雾气中都什么也看不清，但心中的风景是不一样的。

高冠岌岌，贾勇而登，我再次登上了金佛山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川区党史研究室）

重庆晨报《黄葛树》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推出《黄葛树》文史副刊，内容立足重庆本土、放眼全国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事件亲历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、真实姓名、

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